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汉宫

二十八朝

演义

(下)

徐哲身 著



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汉宫二十八朝演义

(下)

徐哲身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Hangong Ershibachao Yanyi

汉宫二十八朝演义（下）

徐哲身 著

责任编辑：唐树凡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 375印张 4插页 39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 3 月第 1 版 1987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53,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437·54 定价：3.50元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 秋波流蕙白屋动相思	(1)
第六十二回	妆阁重来留情一笑 幽斋数语默证三生	(10)
第六十三回	协力同心誓扶汉室 翻云覆雨初入柔乡	(19)
第六十四回	芍药茵中明儿行暧昧 茶蘼架下贼子窃风流	(28)
第六十五回	触目烟尘鸦飞雀乱 惊心声鼓鳞散鸛离	(37)
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风深闺惊噩耗 焚香对月弱质感沉疴	(46)
第六十七回	慰娇娃老姬烹野雉 见仙婆医士想天鹅	(55)
第六十八回	癞犬登门屠户吃羹 痴猫守窟小子受笞	(64)
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胜智勇冠三军 触景生情缠绵书一纸	(73)
第七十回	宝马香车丽华出阁 长矛大纛文叔兴师	(82)
第七十一回	骁骑将军权充蛱蝶媒 圣明天子喜结鸳鸯偶	(91)

第七十二回	纤手解红罗柔情似水 秃头膏白刃军法如山	(100)
第七十三回	玉殒香消杀妻投古井 头飞血溅背母突重围	(109)
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娇娃临大敌 扫除草寇虎将立奇功	(118)
第七十五回	帐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坛下三呼萧王初即位	(127)
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选婿 大夫守义当宴拒婚	(136)
第七十七回	倒凤颠鸾喁喁私语 立妃废后赫赫天威	(145)
第七十八回	煮茗挑灯高贤陈妙策 弑夫媚敌蛮妇动痴情	(154)
第七十九回	除荡妇血染芙蓉帐 扫蛮囚烟迷翡翠峰	(163)
第八十回	绘遗容刘庄承大统 惊异梦蔡谿诣灵山	(172)
第八十一回	悲月影空房来怪妇 奋神威废院歼花妖	(181)
第八十二回	崆峒山双雄擒恶兽 嶙峋洞一丐捉妖蛇	(190)
第八十三回	软语诉樽前柔情款款 骊歌闻道上行色匆匆	(199)
第八十四回	慰鰥鱼佛婆行好事 挥利刃侠士警淫心	(208)

第八十五回	留客殷勤头巾飞去 可人邂逅手帕传来	(217)
第八十六回	逞雄威数语解郎围 显绝技单身入虎穴	(226)
第八十七回	过名山狭途逢劲敌 宿古寺隔院听奇声	(235)
第八十八回	泄漏春光淫髡授首 望穿秋水淑女怀人	(244)
第八十九回	金莲瓣瓣佛座作阳台 玉笋纤纤鱼书与楚狱	(253)
第九十回	借剑杀人宫中施毒计 含沙射影枕上进谗言	(262)
第九十一回	乍解罗襦小秃驴得趣 闹翻绣闼大司马捉奸	(271)
第九十二回	园丁得宠蔷薇花下 厨役销魂翡翠衾中	(280)
第九十三回	留风院中借花献佛 濯龙园里召将飞符	(289)
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总监吞声 逞淫威侍郎受辱	(298)
第九十五回	妖态逼人难为长舌妇 忠言逆耳断送老头皮	(307)
第九十六回	占地施威不分黑白 瞒天巧计颠倒阴阳	(316)
第九十七回	易钗而弁荡妇迷人 浪哭淫啼昏君中毒	(325)

第九十八回	赴幽会女郎逢厉鬼 搜宫闱男妾变么魔	(334)
第九十九回	卖草兔壮士遇知音 捉山猫英雄逢艳侣	(343)
第一〇〇回	妙手侍茶汤落花有意 冰心明礼义流水无情	(352)
第一〇一回	人面兽心竟为窃玉容 忠肝义胆甘作护花人	(361)
第一〇二回	扉上指声芳心惕惕 窗前足影醋火熊熊	(370)
第一〇三回	女自多情郎何薄幸 客来不速形实迷离	(379)
第一〇四回	施诡计羽士藏春云雨室 慕芳容村儿拜倒石榴裙	(388)
第一〇五回	麦垄中云迷巫峡 茅亭内雨润高原	(397)
第一〇六回	钗堕玉楼将军下马 娇藏金屋佞贼销魂	(406)
第一〇七回	狮吼河东儒夫屈膝 鸡鸣阊内美妾伤颜	(415)
第一〇八回	移花接木刺客成擒 换日偷天佞臣灭族	(424)
第一〇九回	两粒明珠疑云兴起 一双绣履横祸飞来	(433)
第一一〇回	堕勾栏佳人嗟命薄 当县尉豪杰叹途穷	(442)

第一一一回	王司徒樽前收义女 吕奉先马上拜干爷	(451)
第一一二回	舌妙吴歌似曾相识 腰轻楚舞于意云何	(460)
第一一三回	虎牢关威风占八面 凤仪亭软语订三生	(469)
第一一四回	好事难谐迁莺上乔木 密谋暗定调虎出深山	(478)
第一一五回	矢概有情帐中偃寡鹤 风云变色塞外失良驹	(487)
第一一六回	弄假成真将军得娇婿 转祸为福帝子续新弦	(495)
第一一七回	出虎穴雌威能解厄 夺美人壮士起争端	(504)
第一一八回	不伦不类阿侄恋姑姑 无法无天胞兄奸姝姝	(513)
第一一九回	禁内闹瘟神佞臣得计 帏边来侠女淫妇伏诛	(522)
第一二〇回	汉祚告终一王死孝 畅谈风月结束全书	(531)

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

秋波流慧白屋动相思

历史小说是根据事实而做的，不可杜撰。正史根据事实，分了前汉后汉，这部《汉宫》，不能不也有个分际。自从本回起，就是后汉的开始了。为便于读者醒目起见，先行表明一下。却说九十春光，绿肥红瘦，风翻麦浪，日映桃花。杨柳依依，频作可怜之舞；黄莺恰恰，惯为警梦之啼。梅子欲黄，荼蘼乍放，在这困人天气的时候，谁也说是杜宇声嘶，残春欲尽，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境界了。那一片绿荫连云的桃杏林子里面，不免令人想起杜牧之寻春较迟之叹！那些初结蓓蕾的嫩蕊，却还迎着和风，摇摆个不住，里面曲曲弯弯露出一条羊肠小路，好象一条带子，环屈在地上一样。这时只有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在树干上互相叫骂，似乎怪老天忒煞无情，美满的春天，匆匆地便收拾去了。此时忽然又夹着一种得得得的步履声音，从林里面发将出来，那一群小鸟，怪害怕的登时下了动员令，扑扑翅膀便飞去了。停了半晌，才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从里面蹇了出来，他一面走，一面仰起头来，四处盼望，不时地发出一种叹息的声音，料想着一定是触景生情，中怀有感，当下他懒洋洋的走出树林。面前便是一条小溪，右面架着一座砖砌的小桥，他走到桥

上，俯视溪水澄清，一阵微风，将那溪边的柳絮，吹得似下雪般飞入水中，水里鱼儿，便争先恐后的浮上来唼喋。他蹲下身子，熟视了好久，直等那鱼儿将杨花唼喋尽了，摇摇摆摆的一哄而散，他才怅怅地站了起来，背着手，仍是向桥那边慢慢踱去。没几步路，前面一道，却是蔷薇障在前面横着，他绕着蔷薇障一直走了过去，到了尽头之处，便是一簇一簇的茶藤花架。前面在那众绿丛中，隐隐的露出红墙一角。他立定脚步，自言自语道：“我也太糊涂了，怎的好端端的跑到人家的花园里来做什么呢？”他说罢，便回过身来，想走了出去。谁知花园里甬道很多，走了半天，不独没有钻出来，反而钻到院墙的跟前去了。他便立定脚，向四面认一认方向；可是他一连认了好几次，终于没有认出方向来，他暗暗的纳闷道：

“这真奇了！明明是从那面一条甬道走进来的，怎么这会就迷了方向，转不出去呢？假使被人家看见了，问我做什么的，那么，怎样回答呢？岂不要使人家叫我是个偷花贼吗？好不好，赶紧想法子钻了出去，才是正经。迟一些儿，今天就要丢脸。”他想到这里，心中十分害怕，三脚两步的向外面转出来。说也不信，转了半天，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还是在方才站的那个地方。他可万分焦躁，额上的汗珠黄豆似的落个不住，霎时将那一件鹅黄的直摆，滴得完全湿了。他立在一棵杨柳树的下面，呆呆的停了半晌，说道：“可不碰见鬼了么？明明的看见一座小桥在那边，怎么转过这两个茶藤架子，就不见那小桥呢？”他没法可想，两只眼睛，不住的在四边闪动，满想找一条出路好回去。谁知越望眼越花，觉得面前不晓得有多少路的样子，千头万岔，纡曲回环，乱如麻缕，他气坏了，转过头来，正想从南边寻路，瞥见一带短墙蜿蜒横着，墙上砌着鹿眼的透空格子。那短墙的

平面上，挨次放着吉祥草万年青的盆子。隐隐的望见里面万花如锦，姹紫嫣红，亭台叠叠，殿角重重，他不知不觉的移步近来，靠着短墙，向里面瞧了一会，瞥见西南角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丫头，在那里寻花折柳的游玩。他心中一想，我转了半天，终没有转了出去，倒不如去问问她们，教她们指点指点，或者可以出去。他想到这里，壮着胆，循着短墙，一直往那几个丫头的所在绕来。一刻儿，到了那几个丫头玩耍的所在，不过只隔着一层墙，所以一切都能看得清楚。他屏着气，先靠着墙上面的篱眼向里面瞧去，只见一个穿红绢袄子的丫头，和一个穿月白色衣裳的丫头，坐在草地数瓦子。还有一个穿酱紫色小袄的丫头，大约不过十二三岁的光景，头上梳着分心双髻，手里拿一把官扇，在那里赶着玉色蝴蝶。那一只蝴蝶，被她赶得忽起忽落，穿花渡柳的飞着。她可是赶得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再也不肯放手。一手执着扇子，一手拿出一条蛇绿的绢帕来，一面拭汗，一面赶着。这时坐在地上的穿红绢的丫头，对穿白月色的丫头笑道：“你看那个蹄子，是不是发疯了；为着一只蝴蝶儿，赶得浑身是汗，兀的不肯放手，一心要想扑住，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那穿月白色的也笑道：“她发疯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尽管去说她做什么？今天让她去赶够了，但看她扑着扑不着？”她两个有说有笑的，那个扑蝶的丫头，一句也没有听见，仍旧轻挥罗扇，踏着芳尘的去赶那蝴蝶，又兜了好几个圈子。好容易见那只蝴蝶落到一枝芍药花上，竖起翅膀，一扇一合的正在那里采花粉，她嘻嘻的笑道：“好孽障，这可逃不了我的手了。”她蹑足潜踪的溜到那蝶儿的后面举起扇子，要想扑过去。那一只蝶儿，竟象屁股生了眼睛一样，霎时又翩翩的飞去了。她一急，连连顿足道：“可惜可惜！又将它放走了。”她

仍然不舍，复又跟着那一只蝶儿，向西赶来，走未数步，她被一件东西一拌，站不住，一个跟斗，栽了下去，正倒在一个人的肩上。她睁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穿红绡的丫头。她连忙爬了起来，对着那个穿红绡的丫头，嗤嗤憨笑。那个穿红绡的，正坐在地上弄瓦子，弄得高兴，冷不提防她凭空往她身上一栽。她可是吓得一大跳，仔细一看，便气得骂道：“瞎了眼睛的小蹄子，没事兀的在这里闹的是什么魂？难道我们坐在这里，你没有看见吗？”那个扑蝶儿的笑道：“好姐姐！我因为那只蝶儿实在可爱，想将它扑来，描个花模子，可是我费尽力气，终于没有扑到。刚才委实没有看见，绊了一个跟斗，不想就撞在你的身上。”她听了便用手指着骂道：“扯你娘的淡呢，谁和你罗嗦，马上告诉小姐去，可是仔细你的皮。”那个扑蝶的丫头听了这话，登时露出一惊惶的神气来，忙着央告道：“好姐姐！千万不要告诉小姐。你若是一告诉，我可又要挨一顿好打了。”她答道：“你既然这样的害怕，为什么偏要这样的呢？”她慌的哀求道：“我下次再也不敢了。”那个穿月白的丫头笑道：“痴货，你放心吧！她是和你开玩笑的，决不会回去把你告诉的。”她听得这句话，欢喜得什么似的，跳跳跑跑的走开，一直向西边墙根跑来。她一抬头，猛的看见一个人，在墙外向着篱眼望个仔细。她倒是一惊，忙立定脚，朝着墙外这个人问道：“你是哪里来的野男子？跑到我们家园里面来做什么呢？可是不是想来偷我们的花草的？”坐在地上的两个丫头，听她这话，连忙一齐站起来，向他一望，同声问道：“你这野汉子，站在墙外做什么勾当？快快的说了出来！如果延挨，马上就喊人来将你捆起来。问问你究竟想干什么的？”他站在墙外，看见她们游戏，正自看得出神，猛的看见她们一个个都是怒目相向，厉声责问

着，六只星眼的视线，不约而同的一齐向他的脸注着，他可是又羞又怕，停了半晌答道：“对不住，我因为迷失路途，想来请姐姐们指点我出去。”内一个丫头笑道：“迷路只有陌上山里，可以迷路，从没听过迷到人家园里来的。”他急道：

“我要是在山里陌上，反倒没有迷过路；可是你们园里，我进来的时候，倒不晓得是个家园；后来看见有了许多的茶藤架子，才知道是家园。我原晓得家园里外人不能任意游玩的，所以我忙要回去，谁知转了好久，竟转不出去了。千万请姐姐们，方便只个。”那扑蝶的小丫头笑问道：“那个高鼻子的汉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马上将你送出去。”他连忙道：“我姓刘名秀，字文叔，我家就住在这北边春陵白水村。”话还未了，那个穿红的笑道：“这个痴丫头真好老脸，好端端的问人的名姓做什么，敢是要和他做亲不成？那个扑蝶的小丫头听了这话，登时羞得满面通红，低着粉颈，只是吃吃的憨笑。那穿月白的向她说道：“明姐，你去问问那个汉子。”她连忙答道：“他方才不是说过迷路的吗，又去问他做什么呢？你出园引他出去吧！”那穿月白的笑道：“你既然会说，你何不去引他出去呢？”明儿笑道：

“我又不认得他，怪难为情的，教我怎样送法呢。雪妹，还是你送他出去吧！”雪儿笑道：“谁愿意去，你自己不去，又何苦来派别人呢？依我说，不如叫碧儿送他出去吧！”明儿笑道：“正是正是。我倒忘记了她了，叫她去一定是肯去的。”忙向扑蝶的笑道：“碧妹！你送那高鼻子出去吧！”碧儿笑道：“怎么送法？”明儿道：“你个痴丫头，真个死缠不清，年纪长得这么大了，难道送人都不会送吗？”碧儿急道：“你们又不说明白，教我将他送到哪里去呢？”雪儿道：“啐！谁和你缠不清，你不送就是了，扯你娘的什么

淡！马上回去，明姐把你告诉小姐，少不得又要打得个烂羊头。”碧儿急得满头绯红，几乎要哭了出来，停了一会子，说道：“你们只是摆在自己的肚皮里，又不来告诉我，教我怎样送法？还说我不肯呢。”她说着一，便向刘文叔问道：

“那个高鼻子，你是到哪里去的？”刘文叔忙道：“我是要回到白水村去，你如肯送我出去，我就感激不尽了。”碧儿听了这话，便对她们哭道：“好姐姐，请你们送他去罢！我实在不知什么白水村黑水村在哪里。”雪儿笑道：“呸！不送就不送，哭的什么？谁又教你送他到白水村去呢，不过叫你将他引出花园就完事了。”碧儿听了这话，忙拭泪笑道：“我晓得了，去送去送！”她便动身向北而走来，刚走了几步，猛可里听得娇滴滴的一声呼唤道：“碧儿！”她连忙止住脚步，回转身来，对她们说道：“姐姐们听见么？这可不能再怪我不送那个高鼻子了。现在我要到小姐那里去了。”她说着一，便顺着花径弯弯曲曲的向东南角一座两间的小书斋里走去。

刘文叔在墙外听见碧儿肯送他出去，心中自是欢喜。猛听得有人将她唤去，他却将一块石头依旧压在心上，料想这雪儿明儿一定是不肯送他出去的。奈何打起精神，等碧儿再来，好送出去。他想到这里，那两只眼睛不知不觉的将碧儿一直送到书斋里。她进去了一会子，北边一扇窗子，忽然有人推开。他便留神望去，只见窗口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打扮得和天仙一样，更有那整整的庞儿，淡淡的蛾眉，掩覆着一双星眼，鼻倚琼瑶，齿排贝玉，说不尽千般娇艳，万种风流，把个刘文叔只看得眼花撩乱，嚙口难言。禁不住暗自喝采道：“好一个绝色的女子！有生以来，还是第一遭儿看见这样的美人。只可恨近在咫尺，不能够前去和她谈叙谈

叙。一见芳泽，不知哪一位有福的朋友，能够消受如此仙姿。”他正自胡思乱想的时候，瞥见她的身旁，又现出一个人来，他仔细一看，却就是刚才的碧儿。但见她 and 那个女子向自己指指点点的说个不了。刘文叔也晓得是说自己的，无奈只是一句不能听见，只好痴呆呆的望着她们。只见碧儿说了一阵，她闪着星眼，向自己望了一眼，这时窗门突然闭起，他怔怔的如有所失。片晌，只见那碧儿跑了出来，对她们说道：“明姐，小姐教你送那个高鼻子出去呢。”明儿笑道：“这可不是该应，偏偏就教着我，倒便宜了这痴货了。”她说罢，立起来，向刘文叔道：“你那汉子，你先转到后门口等我。”刘文叔听罢，连忙称谢不置，顺着短墙，向北走去。不一会，果然走到后门口，但见明儿已经立在那里等他，刘文叔便伸手一揖。明儿躲让不遑的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刘文叔笑道：“一者谢谢你引我出去；二者我有两句话要问你。”明儿道：“有什么话可问？”刘文叔笑道：“请问这里叫什么地方？你们主人姓甚名谁？”明儿笑道：“我当是什么要紧事的呢，这样的打拱作揖做鬼脸子；我对你说罢，我们这里名叫杨花坞，我们家老主人去世了，只有老太太，两个小主人，一个小姐；大主人叫阴识，二主人叫阴兴。她说到这里，便住口不说了。刘文叔正想她说出她们小姐的芳名来，不想她不说了，连忙问道：“姐姐！我还要请问你，你家小姐芳名叫做什么？”明儿听了这话，似乎有些不大情愿的样子，扭过头，向他狠狠地瞅了瞅一眼，冷冷的答道：“你问她做甚么？闺阁里面的名字，又不应该你们男子问的。”刘文叔被她当面抢白了几句，直羞得面红过耳，片晌无言，那心里仍旧盘算个不住，陡然想出一个法子来，便笑着对明儿道：“姐姐，你原不晓得，我问你家小

姐芳名，却有一个原因，我有个表妹，昨天到我们家里，她没事的时候，谈起一个阴家女子来，说是住在杨花坞的，她请我带一封信给她；我想你们杨家坞，大约也不是你们主人一家姓阴的，而且阴家的姑娘，又不是一个，我恐怕将信交错了，所以问问你的。”明儿凝着星眼，沉思了一会子道：

“你这话又奇了，这杨花坞只有我们主人一家，姓阴的更没有第二家的；我家也只有一个小姐，名叫阴丽华。”刘文叔还恐她不肯吐实，忙故意的失惊道：“果真叫阴丽华吗？”明儿笑道：“谁骗你呢？”刘文叔道：“那就对了。”故意伸手向怀里摸信。明儿道：“你先将信给我看看，可对不对？”他摸了一会，忙笑道：“我可急昏了，怎的连一封信都忘记了，没有带来，可不是笑话呢？”他便对明儿笑道：

“烦你回去对你们小姐说一声，就说有个人，姓君名字叫做子求，他有信给你呢。”明儿笑道：“信呢？”刘文叔笑道：

“我明天准定送来，好吗？”明儿点头，笑道：“好是好的，但是不要再学今天这个样儿，又要累得我们送你出去了。”刘文叔摇头笑道：“不会的，不会的，一回生，二回熟，哪里能回回象今朝这个样子呢？”她便领刘文叔绕着茶藤架子，转了好几个圈子，一面走，一面向刘文叔说道：“你原不晓得，这茶藤架子摆得十分奥妙，我常常听他们说，当日老太太在日时候，最欢喜栽花，许多的好花，栽到园里，不上几天，就要给强盗偷去了。后来没有法子想，就造出这些茶藤花的架子来捉强盗，说也奇怪，没有来过的生人，撞到里面，再也摸不出去的。”刘文叔问道：“究竟是个什么顽意儿？”明儿笑道：“你不要急，我细细的告诉你。我们这个茶藤花架立起来之后，一个月里，一连捉到三个偷花的强盗。那些偷花的强盗撞进来，每每转了一夜，转得力尽精疲，不

能动弹，到了早上，不费一些气力，手到擒来，打得个皮开肉绽的才放了。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一班偷花的强盗奉旨再也不敢来了，都说我们主人，有法术将他们罩住，不能逃去。其实说破了，一点稀奇也没有。听说这茶藤架子摆的位置，是按着什么八卦的方向，要出来只需看这架子上记号，就能出去了。”刘文叔又问道：“看什么记号呢？”明儿笑指那旁边的架子说道：“那可不是一个生字吗？你出去就寻那个有生字的架子，就出得去了。”刘文叔点头称是。一会子，走到小桥口，明儿便转身回去。刘文叔折回原路，心中只是颠倒着阴丽华，他暗想道：“我不信，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敢是今朝遇见神仙了吗？”没一刻，进了白水村，早见他的大哥刘绩、二哥刘仲，迎上来同声问道：“你到哪里去的，整整的半天，到这时才回来？”他正自出神，一句也没有听见，走进自己的书房，一歪身子坐下。这正是：

野苑今朝逢艳侣，瑶台何日傍神仙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